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雪中遐思

趙學潮

窗外，雪紛紛揚揚，如同輕盈的舞者，在空中翩翩起舞，將整個世界裝扮成一片銀裝素裹的仙境。我靜靜地佇立窗前，凝視著這漫天飛舞的雪花，任由思緒在這純淨的世界中自由翱翔。

自古以來，雪便是文人墨客競相描寫的對象。它以其獨有的韻味和魅力，激發了無數詩人的創作靈感，催生了眾多膾炙人口的經典名句。白居易的《夜雪》中，「已訝衾枕冷，復見窗戶明。夜深知雪重，時聞折竹聲」，細膩地描繪了雪夜

的寒冷和寂靜，那清脆的折竹聲，宛如天籟之音，讓人心生嚮往。而陸游的《大雪》，「大雪江南見未曾，今年方始是嚴凝。巧穿簾罅如相覓，重壓林梢欲不勝」，則生動地展現了大雪初降江南的奇異景象，那雪花彷彿有靈性一般，巧妙地穿過簾縫，與人們嬉戲，展現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唐代的高適和岑參也是對雪情有獨鍾的詩人。高適在《別董大》中寫道：「千里黃雲白日曛，北風吹雁雪紛紛。」這裡，「千里黃雲」形容天空被黃沙和雲層覆蓋，顯得昏暗；「白日曛」則形容太陽在這種天氣下顯得暗淡無光。而「北風吹雁雪紛紛」則形象地描繪了北風凜冽，大雁南飛，雪花紛飛的景象。詩人通過這樣的描寫，表達了對友人董大的不捨之情，同時也展現出雪中壯闊的自然景觀。

岑參的《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》則有：「瀚海闌干百丈冰，愁雲慘淡萬里凝。中軍置酒飲歸客，胡琴琵琶與羌笛。」這幾句詩描繪了邊塞的嚴寒景象。

「瀚海闌干百丈冰」形容沙漠中水汽凝結成冰，形成了一片冰封的世界；「愁雲慘淡萬里凝」則形容天空中的雲層厚重，給人一種壓抑和憂愁的感覺。接下來的兩句則描繪了在這種嚴寒中，人們依然舉行宴會，飲酒送別歸客，胡琴、琵琶和羌笛的樂聲交織在一起，增添了一絲溫暖和生機。這不僅展現了雪的壯觀，也表達了詩人對友人離別的哀愁和對邊塞生活的深刻感受。

還有眾多詩人對雪情有獨鍾。他們或描繪雪的壯觀景象，或抒發對雪的深厚情感，將雪的韻味和魅力展現得淋漓盡致。他們的詩句中，雪不僅是自然的饋贈，更是心靈的慰藉，讓人在寒冷的冬天裡也能感受到溫暖和希望。

然而，雪的魅力遠不止于此。它不僅僅是一種自然現象，更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和象徵意義。在古代，雪常被視為吉祥的象徵，預示著來年的豐收和幸福。人們相信，雪能夠淨化世間的污垢和醜惡，帶來一片純淨和美好。同時，雪也象徵著

純潔和無私，它用自己的潔白無瑕，洗滌著人們的心靈，讓人們在紛擾的塵世中尋得一片淨土。

此刻，我靜立窗前，凝視著這漫天飛舞的雪花，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感慨。雪，它不僅僅是詩人筆下的絕美意境，更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它教會我們純潔、無私和堅韌不拔的精神，讓我們在寒冷的冬天裡也能感受到溫暖和希望。每當雪花紛飛時，我便會想起那些曾經陪伴我度過寒冬的人和事。那些溫暖的笑容，親切的話語，無私的幫助，都如同這雪一般，純潔而美好，讓人難以忘懷。

我想，這就是雪的魅力所在吧。它讓我們在欣賞美景的同時，也能從中汲取力量和智慧。讓我們攜手走進古詩詞中的雪世界，感受那份獨特的美麗和感動。在那裡，我們可以暫時忘卻塵世的煩惱和憂愁，讓心靈得到淨化與昇華。同時，也可以將雪的韻味和魅力融入到我們的生活中，用一顆純淨的心去感受世界的美好，去創造屬於自己的幸福。

冬天， 是一個動詞

李碩

冬天並非
全是冷漠的
大地深處
孕育著
蓬勃向上的生命
小天鵝
在池塘裡游弋
俯身親吻
水面驕傲的身影
一朵雪花
緩緩飄落
隨後是一場
潔白盛放
紛紛揚揚，
似冬天浪漫的宣告
每一片雪
都是一個精靈
跳躍著，漂浮著
撫摸著溫暖的人間

心藏雪色自澄明

李志宏

總覺得，雪，是冬日最浪漫的落筆。可南方的冬天沒有下雪，于是，便在萬千詩文裡找尋，這才發現，雪落千年，有萬般意趣。

詩中的雪，藏著世間最細膩的情懷。它是「六出飛花入戶時，坐看青竹變瓊枝」的閒情，看窗外青竹被雪裹成瓊枝玉樹，便覺人間值得；是「忽如一夜春風來，千樹萬樹梨花開」的驚艷，一夜風雪過後，枝頭彷彿開滿了春日的梨花，恍惚間竟不知今夕何夕；是「千片萬片無數片，飛入梅花都不見」的童趣，雪花與梅花相融，分不清哪片是雪，哪瓣是梅；是「旋撲珠簾過粉牆，輕于柳絮重于霜」的輕盈，雪花旋轉著飛向人間，帶著月亮的純淨空靈，裹著梅花的冰清玉潔，自有風情……這些藏在詩行裡的雪，從漢唐的風月裡飄來，從宋元的煙雨中落下，穿越千年時光，仍能叩擊人心底最純粹的清歡。

一段段與雪相關的故事裡，更藏著古人的風骨與心境。

夜雪初霽，四望皎然，晉代的王子猷披衣起身，溫酒吟詩，忽然想起了遠在剡溪的朋友戴安道。興致上來了，哪管什麼夜深路遠，他駕著一葉小舟，在茫茫雪色裡，一路向戴家而去。舟行一夜才到，可他在戴家門前站了站，轉頭就走了。旁人不解，他只淡淡說：「我本是乘興而來，如今興盡了，便回，何必非要見戴安道呢？」這份灑脫從不是奔赴終點的執念，而是遵從內心起落的通透，來也從容，去也坦蕩。

「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」，天地間靜得像被按下了暫停鍵，萬物沉寂，唯有風雪漫卷。可偏偏有一葉孤舟，舟上立著個披蓑戴笠的老翁，獨自在寒江上垂釣。柳宗元筆下的江雪，寫盡了清冷與孤傲。天地蒼茫，孑然一身，卻不是失意的頹唐，而是

堅守本心的篤定，在寂靜中活出了自己的風骨。

崇禎五年的那場雪，落了三天三夜，西湖裡的人聲、鳥聲盡數消散，天地間只剩一片純白。到了五更天，張岱撐著小船，裹著暖衣，帶著爐火，獨自往湖心亭尋雪而去。待到亭中，忽見兩人鋪氈對坐，童子燒酒正沸。他鄉遇知己，不必多言，痛飲三大杯才盡興告別。舟子搖船時嘟囔：「別說相公癡，還有比相公更癡的人呢。」這份「癡」，恰是沉浮亂世裡最珍貴的清歡，是無需千言萬語的靈魂相契。

朔風捲著碎雪，天還未亮，姚鼐便與朱孝純踏上了登泰山的崎嶇山路。寒風刺骨，步履維艱，可為了親身體驗日出時分的盛景，他們咬牙堅持。終於，登頂之時，「蒼山負雪，明燭天南」的盛景撞入眼簾，那一刻，所有的疲憊都煙消雲散。原來千般寒苦過，方能見世間絕色，世間美好的事物，從來都需要歷經艱辛才能獲得。

寶玉披著一襲長衫，衣袂在寒風中輕輕翻飛。他走得很慢，每一步卻都透著決絕，身影在茫茫白雪裡越來越清晰，又越來越縹緲。天地間只剩下他與這片純白，風停了，煙散了，連一絲紅塵的痕跡都尋不見。「好一似食盡鳥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。」

那些曾經以為重要到放不下的人和事，那些纏纏繞繞的歡喜與憂愁，隨著歲月流轉，終究都會在時光裡慢慢遠去，只留一片純粹在心頭。

雪的故事還有很多，每一段都藏著不同的心境與人生。浮雲吹作雪，世味煮成茶。

原來雪的詩意，從不在雪本身，而在賞雪人的心境，在那份于雪色中安放的情緒與感悟。

我們在塵世奔波、為浮名所累，慣于屏前寒暄，失了古人踏雪賞景的閒情，忘了與自我、天地對話的寧靜。可其實，只要心中有雪，便有一方澄澈天地，安放所有疲憊紛擾。

土家織錦如何織就民族「無字史書」？

——專訪湖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、吉首大學張家界學院教授田明

中新社湖南湘西1月28日電 土家織錦是土家族傳統手工技藝，在土家語中被稱為「西蘭卡普」，意為「花鋪蓋」。千百年來，有自己語言卻沒有本民族文字的土家族人，將深層的文化情感與集體歷史，轉化為斑斕絢麗的圖案符號織進錦中。因此，土家織錦也被稱為土家族的「無字史書」。

一方織錦，如何承載土家族的歷史敘事與民俗信仰？近日，湖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、吉首大學張家界學院教授田明接受中新社「東西問」專訪，解讀土家織錦背後的文化密碼。

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中新社記者：土家織錦源起于何時？經歷了哪些發展歷程？

田明：土家織錦是一種在湘西西水流域土家族聚居區普及面廣泛，且非常實用的傳統手工藝紡織品，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時期西水流域土家先民的原始織造。秦滅巴後，善于織造「賁（cong）布」的巴人一支遷入武陵地區，為當地帶來更先進的紡織技術。漢代受中原工藝影響，織成「斑斕（jī）」，後

演化成麻質或木棉類的斑布。

唐宋以後的數百年間是土家族形成的重要時期，這時的織品被稱為「溪峒布」。土司時期，「溪峒布」不僅被廣泛用于服飾、被面和蓋衾面料，還成為土司向朝廷進奉的貢品。

「溪峒布」包括普通製衣的家機布和精品「土錦」兩大系列。土錦採用「通經暗緯、斷緯挖花」技法，從織造方法到「斑斕五色」的圖紋，都基本趨于成熟。清朝「改土歸流」後，土家族傳統服飾受到限制，「土錦」從衣裙主料轉向被面、蓋衾等家居用品方向發展，色彩紋樣愈加大膽鮮明，最終定型為民眾熟知的西蘭卡普。

土家織錦的演變，從原始織造到賁布、斑布、溪峒布，再到土錦、西蘭卡普，印證了土家族從原始走向現代，歷經巴賁南遷、烏蠻東移、客漢入峒的社會發展史和多部族聚集，發展成為單一民族的民族融合史。

中新社記者：土家織錦的紋樣從不憑空而生，每種紋樣皆有隱喻。土家織錦如何織就民族「無字史書」？

田明：土家族沒有自己的文字，歷史的記載祇能憑藉口頭文學、民俗活動、工藝美術等方式進行。而工藝美術是最直觀的形象「語彙」之一。土家織錦以豐富的圖紋形式述說古老文明的歷史進程，展示土家族人的信仰、崇拜以及族源的隱喻。

土家織錦傳統紋樣可分為動物鳥獸、植物花草、生活器物、天象地理、幾何勾紋、吉祥綜合等7大類別230餘種。這些紋樣體現了土家族的文化傳統和文化淵源，充分反映了土家族的審美情操和民族意識。

土家族有古時峽蛇部族巴人後裔，早期紋樣「窩畢」（小蛇）便印證了這樣的族源。在眾多蛇紋圖案中，小蛇圖紋獨具特色，它以類環形的小蛇為單位，橫向作二方連續排列，這種首尾相接的小蛇與紅山文化中的玉龍造型相當接近，是中華民族古老的龍圖騰在織錦圖紋上的反映。

同樣保留土家語名稱的紋樣「賁畢」（小野獸），則反映了土家先民遠古漁獵時代的生活痕跡。該紋樣布局源于戰國時期楚國鄖地的彩色絲織物，構圖為多個四方連續的菱形連綴，並在每個菱形方格內安排了一個平面化處理的小野獸，可見楚文化對西水流域影響之深。進入相對穩定的社會後，安居下來的土家族人從事「刀耕火種」的農業生產，同期誕生了記錄神位供奉與蕎麥種植的「神龜花」「六蒿花」等紋樣；隨著清代「改土歸流」政策的推行，滿漢文化大量傳入，「福祿壽喜」等紋樣也隨之出現。

縱觀土家織錦的紋樣，就像在翻閱一部用圖像寫成的民族編年史。每一個重要歷史階段，都在這部民族「無字史書」上留下了或直白或隱喻的痕跡，靜靜地訴說著這個山地民族的喜怒哀樂與精神世界。

中新社記者：作為民族文化交融的載

體，土家織錦在發展中形成了怎樣的藝術風格與特點？

田明：土家織錦的藝術魅力在于它特色顯著，厚重的色彩、變化無窮的圖紋、意象的裝飾都給人強烈的視覺衝擊。其藝術特點主要有三方面：

一是呈現「名存形異」的紋樣特徵。土家織錦紋樣不追求逼真寫實，而是通過捕捉物象本質特徵，將其提煉、誇張、變形為抽象的幾何圖案。例如「馬畢」（小馬）紋樣織出了正側面馬的兩隻眼睛和耳朵，這種多維空間的直覺表現，與20世紀西方立體派藝術有異曲同工之處；「鸞鸞踩蓮」紋樣的構圖則與楚錦中的鳳鳥圖案一脈相承，反映了楚文化對土家族的深刻影響。

二是以幾何圖案著稱。土家織錦紋樣主要由直線和45度斜線構成，自然發展成獨特的幾何化風格，方形、三角形、菱形成為基本語彙。這種由直線和斜線構成的美學，不僅形成穩重、剛毅、靜中有動的視覺衝擊，也與土家族剛直倔強的民族性格相契合。

三是有著「忌白尚黑」的色彩靈魂。受道家觀念及歷史上尚黑的部族文化影響，在西水流域土家族人的觀念中，白色象徵災禍與死亡，黑色則與正直、權威相關聯。因此，土家織錦底色多為深藍、黑色，圖案喜用飽和度高、對比強烈的紅、黃、藍、黑等色，營造出厚重、古樸斑斕的視覺效果。

正是這種將外來技藝、文化元素內化于本民族審美與工藝體系的能力，使得土家織錦形成了「工而不匠、藝而不俗」的鮮明特徵。土家織錦之所以能跨越文化邊界獲得普遍審美認同，核心在于其獨特的視覺符號體系與人類共通的手工溫度，契合了當代世界對非遺的關注，以及對質樸、自然的美學追求。

本鄉會聞耗，經函電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，並致輓花圈，以表哀思，而盡鄉誼。

黃健庭逝世

和記訊：僑商黃健庭老先生（廣東台山）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一月卅一日逝世，享壽積閱壹佰零一高齡。老成凋謝，軫悼同深。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(SANCTUARIUM 303-CALADIUM)靈堂，出殯日期另訂。

訃告

施奔樹 (晉江洪溪村) 逝世於一月廿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(SANCTUARIUM 312-HELENIUM) 靈堂 出殯於二月六日上午十一時	王陳月霜 （晉江金井丙洲村） 逝世於元月廿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306號靈堂（SANCTUARIUM 306-FIR） 出殯日期另訂
施吳麗輝 （晉江市深滬鎮華海下海尾四房） 逝世於一月三十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(SANCTUARIUM 210-TULIP)靈堂 出殯於二月四日上午九時	劉振耀 （漳州市龍海區石碼） 逝世於一月三十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(SANCTUARIUM 201-GLADIOLUS)靈堂 出殯於二月四日日中午十二時
陳培國 （深滬南春） 逝世於一月廿八日 出殯於二月三日上午九時	黃健庭 （廣東台山） 逝世於一月卅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(SANCTUARIUM 303-CALADIUM)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